

雪山村灾后重建中的设计介入探讨

王宝升, 李娇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

摘要: **目的** 总结雪山村灾后重建案例中的设计介入经验, 为设计艺术驱动乡村灾后重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借鉴。**方法** 基于田野调查, 将雪山村灾后重建划分为调研规划、方案构思、落地实施和产业运营四个阶段, 对四个阶段中设计介入的过程概况、角色特点和职能范围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 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式的精英化重建模式, 雪山村灾后重建呈现出自下而上式社会广泛参与的新趋势, 是设计创新驱动灾后重建的典型案列, 呈现出核心驱动性、被动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三个特点。因此, 设计应当以“主动设计”姿态积极介入灾后重建, 同时要避免“重硬件、轻软件”的介入行为, 而当代设计教育也亟待转型, 需要培养具备大设计能力、文化探查力和协同沟通力等 T 型能力的当代乡村重建设计人才。

关键词: 乡村设计; 雪山村; 灾后重建; 设计介入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14-0124-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4.018

Design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of Xueshan Village

WANG Bao-sheng, LI Jiao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of Xueshan Village to provide a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art-driven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the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of Xueshan Village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scheme conce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ndustry oper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verview,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scope of functions of the design intervention in these four stages was conducted.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model of elite reconstruction, the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of Xueshan Village shows a new trend of broad participation from bottom to top. It is a typical case of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driven by design innovation and presen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core driving, passive contingency and un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e design should actively intervene in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with the attitude of “active design”, while avoiding the intervention behavior of “emphasizing hardware and neglecting software”. Meanwhile,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urg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contemporary rural reconstruction design talents with T-type abilities such as large design ability, cultural exploration ability and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rural design; Xueshan Village;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design intervention

乡村是地震多发区和重灾区, 大陆史上共发生过十七次八级强震, 其中十六次发生在乡村^[1]。加之长期以来乡村发展存在经济衰退、基础薄弱等问题, 相

较于城市地区, 乡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重建任务。2008 年国务院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 明确了“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支援机制。

收稿日期: 2020-06-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 (17CG216)

作者简介: 王宝升 (1984—), 男, 山东人, 博士, 湖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振兴设计、文化遗产数字化等。

通信作者: 李娇 (1993—), 女, 安徽人, 湖南大学硕士生, 主攻社会创新设计。



图 1 雪山新村概况
Fig.1 Overview of new Xueshan Village

对口支援模式在实现高效性重建的同时,也引发了乡村建设城市化、同质化等问题。设计在当代社会大转型时期呈现出社会化趋势^[2],如何运用设计创新驱动灾后乡村实现全面再生重塑值得探索。

1 灾后重建与设计介入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括应急、恢复、重建的决策过程。汶川地震后国内开启以安置为中心的灾后重建对口援建模式,在灾区恢复重建的时效性要求下,富于成效的物质重建得到注重,而产业经济与社会关系恢复重建则被忽略^[3],导致乡村重建同质化、官民信任互损等问题。我国自上而下的高效灾后重建传统模式现已不能满足灾区的重建需求,转而需要一种综合考虑多种重建诉求的灾后重建模式,具体表现在安全性住房恢复重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地域文化恢复重建、产业重建、生态恢复重建、精神重建与社会关系修复等重建内容的兼顾与平衡。同时,激发引导自下而上的广泛社会参与势在必行。

近十年来国内设计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方兴未艾,对于其实践方法与成效的反思研究在近三四年成为热点。目前乡村村落主要分为文化资源丰富型、区位优势型、自然条件优越型、普通无优势型和重建型等五种类型^[4]。其中,灾后重建是一种典型的村落重建类型,面临着在短期内实现村落再造、抚慰灾民身心创伤等挑战,而受灾村落也迎来彻底革新生机的机遇,为颠覆式设计介入地方社区重建提供了社会实验机会。灾后重建的复杂性与时效性迫切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设计以何种角色参与其中值得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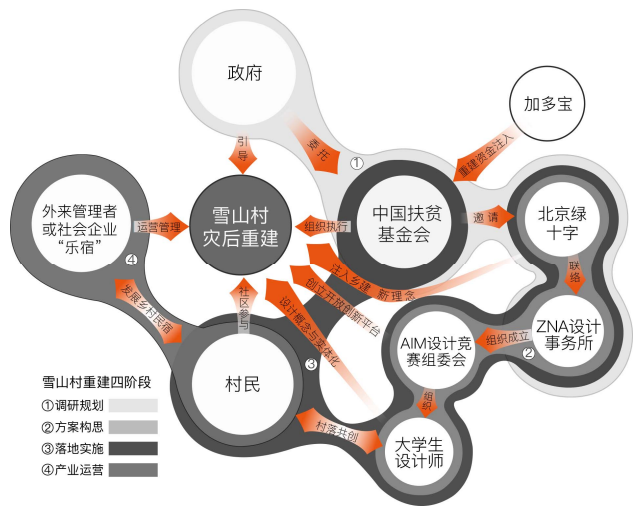


图 2 灾后重建利益相关者分析
Fig.2 Stakeholder analysis of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本文通过分析设计在雪山村重建中的介入模式,以期今后相关设计实践的开展提供借鉴。

2 设计介入概况

雪山村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周边毗邻熊猫古城、达瓦更扎等知名景点,具有旅游联动地缘优势。雪山新村概况见图 1。芦山地震给予雪山村重创,致使村落面临彻底重建。

芦山地震后雪山村开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灾后重建,利益相关者包括本地政府、中国扶贫基金会、设计机构、企业、村民、志愿者等。灾后重建利益相关者分析见图 2。本文将雪山村重建进程分为调研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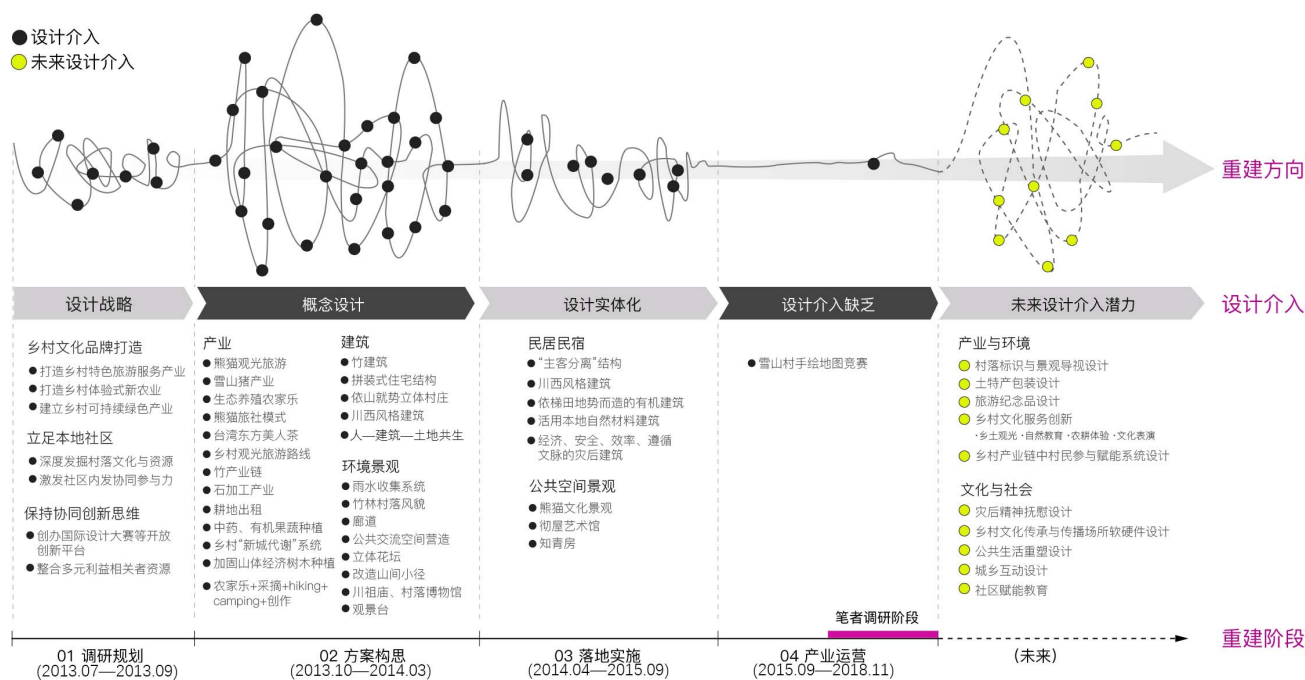


图3 灾后重建设计介入分析

Fig.3 Analysis on the design intervention of post-disaster regeneration

方案构思、落地实施和产业运营四个阶段,而设计介入元素基本贯穿了整个重建过程。在政府主导及加多宝定向重建资金援助下,基金会负责重建项目的整体组织执行。调研规划阶段,北京绿十字、ZNA 设计事务所等设计组织,连同本地政府、基金会等,在深入听取地方干部和村民建议的基础上,确立了打造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灾后重建路线。方案构思阶段,AIM 国际建筑设计竞赛组委会发起了“震后重建,彩虹乡村:熊猫老家——四川雅安雪山村村落复兴”主题设计竞赛,面向全球征集村落复兴设计方案。落地实施阶段,竞赛获奖者被邀请进入雪山村将设计方案付诸实施,大学生设计师志愿者分七个批次先后进入灾区援建。产业运营阶段,设计力量基本撤离,雪山村产业的管理运营主要移交给社会企业“乐宿”执行。

3 设计介入特征

雪山村重建中的设计介入呈现出核心驱动性、被动偶然性、不可持续性三个特点。

3.1 核心驱动性

雪山村是以设计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灾后重建典型案例。灾后重建设计介入分析见图3,图3展示了该案例中的设计介入详情,黑点代表设计介入活动,大箭头代表实际重建方向,曲线波动表示设计方案的思维跳跃度。

调研规划阶段,北京绿十字等专业乡建设计力量就深度参与其中。注重资源整合、服务体验和品牌价

值的设计思维在战略层面为雪山村重建转型添加了创新元素。整体目标上,从乡村旅游服务、体验式新农业和其他绿色乡村产业等方面打造乡村文化品牌。方法论上,既立足本地社区,注重发掘本地文化与资源,激发社区内发协同参与力,又坚持协同创新思维,创建开放创新平台,整合各方利益相关者。

方案构思阶段,区别于国家指派对口设计单位全权进行规划的传统做法,雪山村通过 AIM 国际设计大赛的开放创新平台有效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参赛作品包括村落风貌、民居改造、乡村产业等类别,该阶段设计介入的方案数量和思维发散度都达到顶峰。竞赛主题关键词“熊猫”、“彩虹乡村”及“雪山村”体现出设计思维对于村落文化品牌打造的关注。

落地实施阶段,竞赛获奖者被邀请参与实地建造,专注于民居民宿、公共空间景观等营造方向,经济、安全、效率、遵循文脉是主要设计原则。该阶段设计思维发散度降低,设计概念聚焦凝练于主客分离、依梯田地势而造、活用本地材料和文化遗产等层面,取得知青房、田姐家民宿、彻屋艺术馆等营造成果。本土性是此阶段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1)本地知识技能——高校设计知识技能的社会化应用有诸多水土不服之处,需要精通本地建造技能的建筑施工队和村民的协助;(2)本地传统文脉——采用传统川西建筑建造风格,充分活用木材、竹片、鹅卵石等本地材料,经济环保且极具地方特色,作为熊猫故乡,将熊猫元素充分运用到建筑景观建造之中;(3)本地自然地貌——建筑景观营造充分遵循山地多梯田的地形特征,利用地势差依势而造,既降低地基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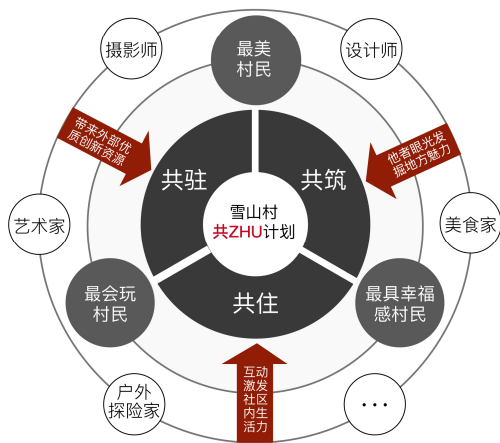


图 4 “雪山村共 ZHU 计划”

Fig.4 “Co-ZHU Project of Xueshan Village”

平成本，又打造出特色建筑景观，同时还实现了“主客分离”的特色民宿风格。

产业运营阶段，设计力量退出，乐宿团队进入管理，设计方案的发散度和数量都降至最低。当然，该阶段也不乏以乐宿发起的“雪山村共 ZHU 计划”（见图 4）为核心的体现设计思维的活动，期望吸引各种外部创新力量入驻雪山村，从外部视角对雪山村特色资源进行欣赏式发掘，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村落共创，如乐宿联合 AIM 竞赛组委会发起的雪山村手绘地图征集竞赛。本阶段设计介入的缺失值得反思，图 3 还展示了未来设计介入的巨大潜力。

3.2 被动偶然性

我国高效的灾后重建其核心在于自上而下式“精英化重建”，这种充满国家意志和精英趣味的统一规划模式带来“乡村建设城市化”的弊端，导致乡村同质化、与当地实际需求相背等问题，甚至引发基层官民矛盾^[5]。与传统模式不同，在雪山村重建中，北京绿十字等设计组织、基金会、乐宿等社会企业及村民都深度参与，由此体现出自下而上式、社会广泛参与的趋势。同时，雪山村重建规划构思的落地实施给予村民充分的选择权和参与权，在各方权利制衡中保证了重建成果良好的本地接受度。一直秉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乡建理念的北京绿十字整合了多方资源，以设计触媒作用催生了诸如重建方案国际竞赛、设计师与村民村落共创等协同创新活动，有效地激活了村落内生动力，并且引入了优质外部资源，促使雪山村成为灾后重建模范村落。然而雪山村中设计介入产生的颠覆式创新成果始于基金会对北京绿十字的合作邀请，具有较大被动偶然性，映射出设计在社会热点问题参与上主动性的欠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可以允许社会创新力量介入乡建的参与机制的缺失。未来乡村灾后重建参与机制应当有类似于国际竞赛这种开放式设计介入邀请机制，而设计也需要转变以往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以一种“主动设计”姿态介入经

济和社会改变^[6]，运用设计思维整合内外资源，通过协同创新实现地方社区整体重塑。

3.3 不可持续性

设计介入雪山村重建在参与阶段和重建内容上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点。设计参与集中在调研规划、方案构思和落地实施阶段，而在产业运营时期基本退出。重建内容上，设计介入产物多为民居、公共设施与景观等“硬件”建造，而缺少“软件”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的缺失。

1) 乡村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文化旅游是平衡乡村文化开发与保护的有效途径，乡村文化已然成为利益创收的地方资源^[7]。在体验经济时代，外来者的村落文化体验包含多个层次，包括物、行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8]，亟待服务设计思维介入。在物的层面，雪山村村落标识与景观导视、土特产包装、纪念品、文化体验服务（乡土观光、自然教育、农耕体验、乡土饮食等）等创新度较低，在乡村服务礼仪、村民与外来者的交流互动、乡村文化展示等行为思想层面，更是需要设计创新。同时，如何让村民根据自身技能特长参与到乡村文化旅游产业链中，实现普惠增收，也是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手工艺品制作、文化表演、美食制作、农耕种植、旅游向导等。目前雪山村仍有村民在外打工谋生，没有分享到重建产业成果。村内一些从事民宿经营的村民具备藤编技能，在生活中常使用自己制作的物品，而在待客心理的驱使下，给外来者特意准备了由合作社统一采购的批量生产用品。显然村民的潜力仍未能得到充分激发。村民日常设计见图 5。村民亲手制作的门前装饰小品经常令外来者耳目一新，图 5 中的文字标语由村民请村里大学生手写而成，这种乡村日常设计展示出真实的乡村生活魅力，且增进了邻里互助交流。可见设计师要把握好乡村重建中介入的度，既要规避“重硬件、轻软件”的不可持续介入，也要给村民一定的创作空间，以实现重建成本的降低及乡村个性魅力的提升。

2) 灾后精神疗伤。与其他乡建类型不同，灾后重建更为关注社区凝聚力重塑和灾民精神创伤抚慰。任何社区营造的目标都是为了本地居民，而非取悦外来者，即便是以文化旅游为产业方向。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的雪山村彻屋艺术馆、老年儿童活动中心等空间极少开放，村落公共生活缺失，未实现社会关系修复。村民自发利用地震中残留方砖砌成墓碑以纪念灾后重生（见图 6），以及村民在知青房木板墙上涂写毛主席语录，在客厅内装裱、悬挂感恩援助者的感谢信等行为，都体现出村民的感恩之心、精神信仰及家园重建信心，而村民的这种自发性设计却显示出专业设计在灾后人心抚慰方面的缺乏。灾后重建中，设计师如何通过设计引导村民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传递热爱生活的正能量，是很值得探讨的。



图5 村民日常设计
Fig.5 Villagers' daily design



图6 村民自发建立的村碑
Fig.6 Village monument established by villagers spontaneous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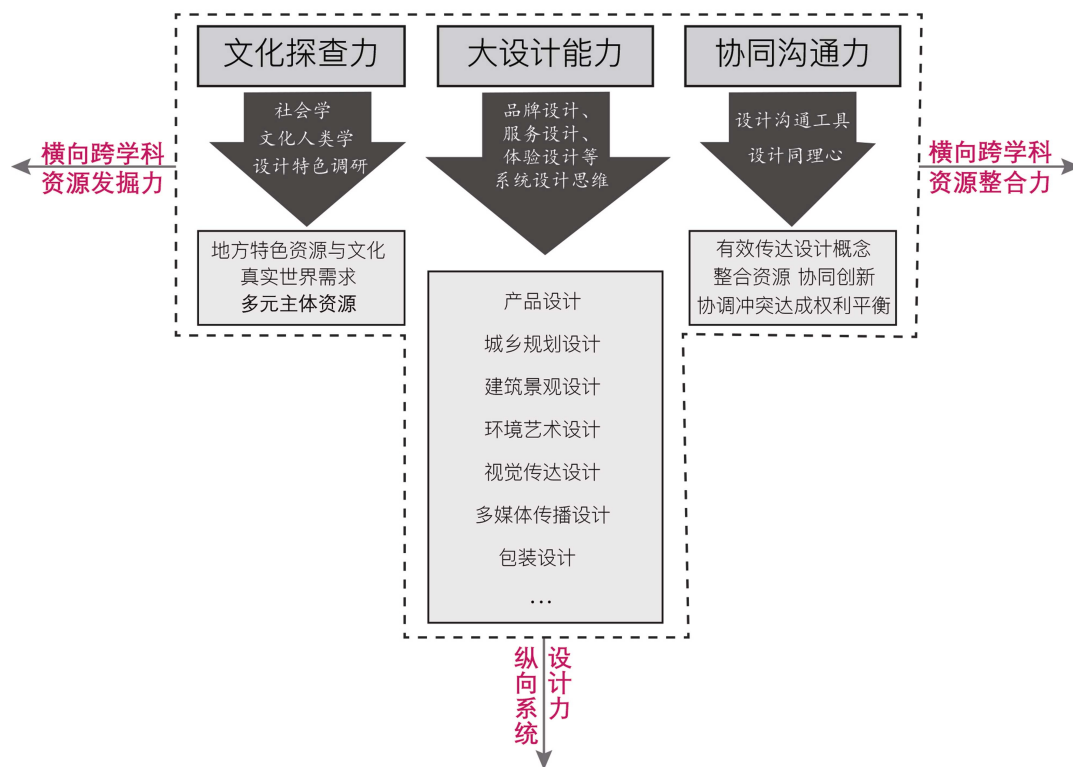


图7 T型乡村设计人才
Fig.7 T-type rural design talents

4 乡村设计职能范围

乡村设计是一门崭新的设计学科,需要整合跨学科知识以解决复杂的社会、技术和经济问题^[9],其目标是从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等四方面系统地改善社区生活福祉^[10]。灾后重建现场条件更为复杂,要求设计师具备更加系统性的知识技能。虽然雪山村重建规划基本涵盖乡村设计四个目标方向,但在实施中,改善社区生活环境的“环境性”、打造社区产业的“经济性”等有明显硬件倾向的目标完成度较高,而增强

社区凝聚力的“社会性”及保护传承社区文脉的“文化性”等有软件倾向的目标则被忽略。村民外出打工、产业活动限于民宿等问题也反映了产业打造并没有实现普惠性和系统性。面对复杂的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设计师需要具备T型知识技能储备,即在纵向上掌握本职的设计知识技能,在横向上具备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2]。基于雪山村案例,本文提出了面向乡村灾后重建的设计师应该是具备大设计能力、文化探查力、协同沟通力等知识技能的T型人才,见图7。

4.1 大设计能力

乡村灾后重建设计的对象是复杂脆弱的地方社区,设计目标是社会、经济、环境、文化问题的系统性求解。传统的包豪斯“三大构成”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及将设计学科划分成若干平行学科的方法已不能适应当代设计发展潮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要求。乡村设计师的技能模块应包括产品设计、城乡规划设计、建筑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多媒体传播设计、包装设计等,同时需要具备服务设计、品牌设计、体验设计等系统设计思维。乡村设计不应该是对乡村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被动式答案探求,而应该是对地方社区复杂问题“胸有成竹”式的预估判断和系统解决。在雪山村案例中,设计师基本只参与了硬件重建,却在大有可为的软件建设时期撤离,其根本原因是参与重建的设计师集中在规划、建筑景观设计领域,其知识技能储备不能满足复杂的重建需求。

4.2 文化探查力

社区未来存在于其历史文脉之中,灾后重建的开展不能与灾区传统发展脉络产生割裂。雪山村村落复兴获奖方案中,具备落地潜力的作品均来自国内设计师,这与国人的文化背景优势有关,映射出灾后重建对设计人才掌握地方文化的诉求。面向灾后重建的乡村设计需要一种充满同理心的文化探查力,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及文化探查等设计调研方法,引导地方民众克服顺从沉默的文化习俗,以把握地域文化资源和真实社区需求。文化探查不仅是抓住乡村文脉表象,如对地域文化符号和本地资源的活用,更是在设计中对乡土文化和真实需求的尊重。由于在地方方言中“外梯”听起来像“外妻”不吉利,且增加成本近两万元,遂雪山村民宿室外连廊设计方案遭到村民反对,最终没能实施。灾民需求的变化给乡村设计师文化探查力提出更高要求,即不仅要准确把握村民灾后的即时愿望,更要洞悉未来可能的潜在需求,如使现有民居设计方便村民日后扩建,以迎合地方旅游业发展之后的待客需求。

4.3 协同沟通力

灾后重建中的设计除了发挥本学科创新职能,还要具备整合资源、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对话沟通的能力,运用同理心和设计工具传达设计概念、使各方在冲突妥协中达到动态权利平衡,最终达成协同创新目标。重建理念的冲突经常需要设计介入来调和,如政府主张房屋相连建造,而基金会则坚持房子有间隔建造。设计师同村民产生重建分歧更是常见,其中,由于设计者本地知识探查不足而产生的分歧需要设计师进行敏锐捕捉,但囿于村民落后观念造成的分歧则要设计师加以甄别和劝导。田姐家民宿就地基是否推

平问题,引发设计师与村民的激烈争执,在设计师对“依地势而建造”理念的坚持下,田姐家成为村内唯一完全按照设计理念建成的民宿,取得了全村最佳民宿收益。当与村民无法达成一致时,设计师可寻求外力促使村民进行选择妥协。例如,村民存有减小客房面积能多建房多赚钱的思想,在设计师沟通未果后,最终由基金会协助采取“按要求建造则给予补贴”的策略来加以解决。鉴于外来专业知识与地方知识存在差异,设计师与村民沟通时需要注意文化转译以促进沟通^[11],要用村民听得懂的形象语言进行交流,必要时设计师可使用合理设计工具使无形的议题看得见、摸得着^[12],包括3D模型打印、虚拟现实、趣味H5等。例如,为改善与村民沟通不畅的问题,设计师与村民一起制作了1:50的示范户模型,取得良好沟通效果。

5 结语

雪山村灾后重建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社会广泛参与的新趋势,设计思维起到核心驱动作用,如绿十字乡建理念的植入、国际竞赛开放创新平台的建立、设计师与村民之间的协同创新等。同时,雪山村重建中设计介入的被动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也反映出当代设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区别于传统设计师类似于精于特定角色的被动“演员”,当代乡村设计师更像是具有创新思维、具备主动资源整合能力的“导演”,设计体系应当培养具有大设计能力、文化探查力和协同沟通力的T型设计人才。

参考文献:

- [1] 王瑛,史培军,王静爱.中国农村地震灾害特点及减灾对策[J].自然灾害学报,2005(1):82-89.
WANG Ying, SHI Pei-jun, WANG Jing-ai.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Disaster in Rural Area And Relative Disaster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2005(1): 82-89.
- [2] 马瑾,娄永琪.新兴实践:设计的专业、价值与途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MA Jin, LOU Yong-qi. Emerging Practices: Professions, Values and Approaches in Design[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4.
- [3] 梁艳,沈一.台湾农村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营造及对大陆的启示——以台中埔里镇桃米社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5):116-119.
LIANG Yan, SHEN Yi. The Community Building in Taiwanese Rural Area's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the Mainland: Taking the Taomi Village, Puli Town, Taichung City for Example[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5): 116-119.

(下转第148页)

定的干扰,测试者眨眼、头部抖动等也会对实验有一定影响。综上,本实验基于眼动追踪对高铁候车屏幕信息交互进行一定研究、分析和改善,能够对未来高铁候车屏幕信息交互的设计与优化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侯文军, 秦源. 基于眼动浏览规律的手机典型界面结构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1): 25-30.
HOU Wen-jun, QIN Yuan. Mobile Typical Interface Structure Based on Eye-Tracking Browsing Rules[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6(1): 25-30.
 - [2] 蒋玉石, 李永建, 何丹, 等. 网页广告“靶”屏位置的顾客视觉识别效应实验研究[J]. 管理评论, 2009, 21(11): 38-43.
JIANG Yu-shi, LI Yong-jian, HE Dan, et al. The Experiment Study of Customer Vision Recognition Effect of Web Advertisement Target Screen Location[J]. Management Review, 2009, 21(11): 38-43.
 - [3] 程利, 杨治良, 王新法. 不同呈现方式的网页广告的眼动研究[J]. 心理科学, 2007(3): 584-587.
CHENG Li, YANG Zhi-liang, WANG Xin-fa. Eye Movements of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of Web-ad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30(3): 584-587.
 - [4] RICCARDO D G, MATTEO Z, GIADA A, et al. Donor-Site Morbidity after Osteocutaneous Free Fibula Transfer: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Gait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2018.
 - [5] PARK H, LEE A, LEE M, et al. Using Eye Movement Data to Infer Human Behavioral Intention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63): 796-804.
 - [6] 王晓红, 章婷. 一种基于视觉感兴趣区域的猜的图像增强方法[J]. 包装工程, 2014, 35(3): 84-87.
WANG Xiao-hong, ZHANG Ting. Image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Visual Region of Interest[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4, 35(3): 84-87.
 - [7] PONCE H R. An Eye Movement Analysis of Highlighting and Graphic Organizer Study Aids for Learning from Expository Tex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41): 21-32.
 - [8] LOCHER P. Visual Interest in Pictorial Art during an Aesthetic Experience[J]. Spatial Vision, 2001, 21(1/2): 55-77.
 - [9] 钟娟, 高湘萍. 图形视觉与心理表象眼动模式的比较研究[J]. 心理科学, 2008, 31(6): 154-157.
ZHONG Juan, GAO Xiang-ping. Eye Movements during Visual Perception and Mental Diagram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1(6): 154-157.
 - [10] 吕杰锋, 陈建新, 徐进波. 人机工程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LYU Jie-feng, CHEN Jian-xin, XU Jin-bo. Ergonomic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上接第 129 页)
- [4] 王宝升, 尹爱慕.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个案比较研究[J]. 包装工程, 2018, 39(4): 226-231.
WANG Bao-sheng, YIN Ai-mu. A Comparison Study on Art-driven Rural Construction Cases[J]. Packing Engineering, 2018, 39(4): 226-231.
 - [5] 谭斯颖. 中国模式的灾后重建: 精英化的景观改造实践——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1): 39-44.
TAN Si-ying. Post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Landscape Recreate by Elites: Case Studies in Wenchuan Earthquak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11): 39-44.
 - [6] 娄永琪. 转型时代的主动设计[J]. 装饰, 2015(7): 17-19.
LOU Yong-qi. Design Activism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J]. Art & Design, 2015(7): 17-19.
 - [7] 赵旭东, 孙笑非. 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119-148.
ZHAO Xu-dong, SUN Xiao-fei.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Reflection Based 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ncept[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17(1): 119-148.
 - [8] 高颖, 许晓峰. 服务设计: 当代设计的新理念[J]. 文艺研究, 2014(6): 140-147.
 - [9] GAO Ying, XU Xiao-feng. Service Design: New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Design[J].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2014(6): 140-147.
 - [9] 杜威·索尔贝克. 乡村设计: 一门新兴的设计学科[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
THORBECK D. Rural Design: A New Design Discipline[M].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8.
 - [10] 王宝升. 基于乡村社区资源的设计创新模式[J]. 包装工程, 2018, 39(14): 82-86.
WANG Bao-sheng. Design Innovation Model Based on Rural Community Asset[J]. Packing Engineering, 2018, 39(14): 82-86.
 - [11] 岳经纶, 陈泳欣. 社会精英如何推动农村社区治理? ——来自台湾桃米社区的经验[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5): 69-75.
YUE Jing-lun, CHEN Yong-xin. How Do Social Elites Promote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s from Taomi Community in Taiwan[J].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2016(5): 69-75.
 - [12] 埃佐·曼奇尼. 设计, 在人人设计的时代[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MANZINI E. When Everybody Design[M].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6.